

有理想的電影青年痛見一般觀眾電影水準低落而伸他熱情的扶持之手，這是很值得鼓勵讚揚的一個舉動。但在熱情之餘，我們還要希望他們同時具有冷靜的態度和理智的方法，如此才能發揮更高更好的影響力。

看「策馬入林」

王 羽

書 名：策馬入林

著 者：陳雨航

出版者：領導出版社

出版日期：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初版

「策馬入林」是本短篇小說集，收錄了作者陳雨航六十一年至六十五年間的十二個短篇作品。封面設計約略是作者埋頭寫作。序裏說：「他寫出了他們心靈中最幽深的那一部份——即使我們跟這些人物，在同一條街上相處了十來年，也不容易窺見的那一部份。」像是頒獎的評語。事實上這是不確的。儘管十二篇作品中一些部份之取材和描寫看似很實在，很多是鄉下的小人物，簡短經濟的語詞，然其真實性却因作者基本上的缺陷而頗值得懷疑。

當考量這本小說集中之各篇章，即會發現每一部份的缺陷指向同一的根源。作者之想像

與外在之現實有頗大的距離。作者的世界大抵是虛幻與傷感的。雖然此十二篇之內容有「古裝」，有現代，有鄉土，從馬、羊到摩托車，從古代的圍城到今日生活的困局，然其線索則一。貫穿於其中的是浪漫、哀嘆，個人青澀的追尋，與傷情的表達。個人粗糙的理念先於經驗，戲劇化與寫實能力亦不成熟。在好些篇章裏大抵是粗糙的故事骨架，用短短的文字與尷尬的場景架構起來的。

其故事率先令人覺得不實之處即是簡短傷情的語氣與段落。如「生之禮贊」：

他覺得心裏面的最後一盞燈即將熄滅，那時候。

現在，天快亮了，這世界對他的最後一盞燈馬上就要熄了。他感到有點黑暗的感覺，把心裏面的燈一盞盞地點亮。心裏亮得很，他很安慰。

做了一個微笑，他。（頁四十五）

稀少的對話也像極了武俠小說。「丹青」和「策馬入林」之浪漫強盜騎士的故事更加深此種聯想。武俠小說之文字為其內容之虛幻與謊言之結果。其於無寫實描述勢所必然。而作者引用類此文字留剩的部份亦可知作者對其所描述之事物意念模糊。如將武俠小說中之行動部份剔除，份當可想像了。散文式的描繪和作者的涉入也就極多。造作成份更為明顯。如頁三十九之：

判決書上的辭句對他來說是沒有多大的意義，他早已承認了一切，而且明白它的結果。

從那時起，他成爲一個勇者，因爲他再也不畏懼任何事情了。真的，再沒甚麼好害怕的。終點即將抵達，也許會有新的開始，也許不，但那是感覺之外的事。

而在散文語句中「飄」過來此類對話：

「都準備好了？」

「是。」

「那麼上車吧！」（頁三十八）

這些並非是特例。而意念之模糊與非寫實性亦可由象徵之引用得到印證。例如第一篇「去白雞彼日」之孤兒尋關公與關刀——由父之象徵而引起與母之衝突，象徵生活困境之公羊竟然令人錯愕地在終局時取代了鏡中的主角。「生之禮讚」之死囚固不信教，然於行刑前對十字印記有其聯想。至於「拜占亭」，則令人尷尬。其描述一年輕之鄉下理髮師了解並且繼承一老者前往拜占亭之夢想。筆者一直以爲「航向拜占亭」是某些現代詩人的事。此種統攝全篇小說之象徵出現於鄉土之篇章裏，可知作者現實觀照之不熟而借用其他不自然的技巧以營造這些篇章。

作者所展現的故事情節，事件也大抵是靜態直線的。如頗有自覺力之死囚邁向刑場，青年朝山，摩托車之旅，到白雞遠足，強盜的歸途，黃昏出擊等。而此種單向旅程大都是角色青澀的追尋。雖在結尾處總有一道牆迫使他們迴望，然情節之直線性與內心之獨白與回憶亦反映出作者現實經驗之欠缺。丹青中之強盜：「躺在旅店的房裏，思念着遙遠的故鄉，丹青、星夜、山林、爹娘、文曲、武曲以及捕快底『夫人』，盤算着不可知的南方，直到雪飄落下來の中夜。」（頁二二七）和死囚在行刑前：

「年年，年年，」聲音響至遙遠的晴空，他不知誰在喊他，也許，那是遠昔的聲音，來自那片草原。

把眼睛閉起來，他望見了燦爛的陽光，感到那絲溫暖。（頁四十六）

此種安排之理想化與非寫實性在「士」裏更爲明顯，散文的成份加重。最後對於李渭的嘲諷

亦只是很粗糙的一些散文描述，也竟是作者心中一點粗淺的概念。

此種欠缺形象之直線情節亦是此種浪漫傷感之必然現象。也許黃昏出擊可算個例外。在各篇章裏，也就被此情緒統攝了。其所展現之大人與小孩之了解如去白雞彼日、拜占亭、粉島林，以及個人回憶與追尋如公羊、山兀自矗立，寂然小鎮，策馬入林，丹青等，在知性和人性刻劃方面都很脆弱。事實上作者的描繪可作最佳的展示。

「爲什麼習慣了就要永遠獸着，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我不要死在這裏，瑞奇，我知道你喜歡我，爲了我，我們到T市去吧！」

T市？那是他跌倒過的地方，他不願再去，他怕了，真的，他是怕了，小絲不會知道的，她永遠不會知道。

「那會，爲了我，你是不是可以留下來，小絲，讓我們留在這裏。」

小絲側過臉來定定地凝望着他，突然，她甩開他的手，歇斯底里地：

「你還說愛我，你根本沒有愛過別人，你只愛自己，去吧！去愛你自己，那個鏡子裏的自己，他是永遠不會走出來的！」（頁一四二）

此對話似一般的通俗小說，在用字，寫景上亦無多少差異。一個偷雞賊被逮住時旁邊的人這般的指責：

……「年紀輕輕的，手脚又沒壞，就做這種偷雞摸狗的事，真是太可惜了，他的父母如果知道這樣的兒子，不知會怎樣哭死呢？」有人嘆息了。

「……都是他的父母太早死，所以沒人管教才會變成這個樣子……」一個認識阿基的人搭腔說，說完了搖頭嘆息。

「看他這付賊頭賊眼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東西」……（頁一六六）

一個被追急的強盜在旅店如此想着：「至少至少，今夜會是寧靜的夜罷，在這荒村小店，他想。可是明天呢？以後呢？……南方光景好多了……要是能文能畫多好啊！漢子心裏感嘆起來，便又想起書房裏的許多辰昏，和少爺，細蕭姑娘在一起的日子。」（頁二二五）

浪漫的青年人如此想着：「他有一部單車，那在當時的他足够了，那時他愛早起，有時候挾一塊畫板，有時候沒有，就那麼出去。像所有的人一樣，他喜歡美的東西，而那些晨霧中的東西，那些路樹，那些河岸的青草……在在都獲得他的心許。有時候也念一兩句徐志摩的『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或是其他什麼的」（頁五〇）

此類的句子是不不少的。書中的角色是蒼白平板的，像其他部份一般勉強，仍是出於缺乏經驗的想像。死囚與丹青中，那般自省感傷的人有能力為盜亦或做出犯罪的事不免令人懷疑。然書中之包括「古裝」小說和死囚、公羊、寂然小鎮等文章，在整部書來說，除了自身的角色、對話、描述之勉強外，更增加了整部書的勉強，原本勉強的鄉土作品更形削弱。這幾篇似乎是作者在鄉土作品虛心之餘的一種逃避而非勇敢的嘗試或向「自我挑戰」。內容和技巧的缺陷，作者的匠心僅能說做出一些青澀勉強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很令人覺得尷尬的。

